

“击壤”

——上古流传下来的一种游戏

王雪樵

在我国上古文献中，屡有“尧民击壤”的记载，历代书籍转述不绝，诗文则更多征引。清人沈德潜所编《古诗源》，赫然将《击壤歌》列于卷首，视为我国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古的一首诗。

关于“尧民击壤”的故事，后世一般多引述的是晋人皇甫谧《帝王世纪》和《高士传》中的记载。两书所载大同小异，《高士传》曰：“帝尧之世，天下太和，百姓无事，壤父年八十而击壤于道中。观者曰：‘大哉！帝之德也。’壤父曰：‘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；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帝何德于我哉？’”其实，魏曹植《名都篇》已经提到“击壤”：“连翩击鞠壤，巧捷惟万端。”“击鞠壤”即“鞠蹴”和“击壤”。更早还见于东汉王充《论衡》。该书第五卷《感虚篇》和第八卷《艺增篇》均有记载。《艺增篇》曰：“《论语》曰：‘大哉，尧之为君也！荡荡乎民无能名焉。’《传》曰：有年五十击壤于路者，观者曰：‘大哉，尧德乎！’击壤者曰：‘吾日出而作，日入而息，凿井而饮，耕田而食。尧何等力！’”据此可知，在王充之前，为《论语》作《传》的书中，已有了“尧民击壤”的记载。

关于“尧民击壤”所反映的思想内容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。有人认为，这个故事反映了上古时代生民安居乐业，无思无虑的盛世风情，故后世沿传将“击壤”作为太平盛世的代称；也有人

认为故事表现了劳动者自食其力的乐观情怀和对统治者的鄙视反抗。而王充最初引述这个故事，则是批评人们宣扬古代帝王圣德时，夸大其辞，虚增矫饰的不良风气的，书中还用了不少文字揭示了把帝尧圣德神化到“民无能名焉”地步的自相矛盾的说法。

那么，“击壤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“壤”又是一种什么东西呢？《太平御览》七五五卷引述魏邯郸淳《艺经》曰：“壤”以木为之，前广后锐，长尺四（？），阔三寸，其形如履。将戏，先侧一壤于地，遥于三四十步，以手中壤敲之，中者为上。”看来这种游戏的主要特征是：一、赛具为“壤”，木制，“其形如履”；二、赛距约“三四十步”；三、比赛方式，“先侧一壤于地”，然后“以壤击壤”，“中者为上”；四、比赛场所在“道中”；五、活动似不受时令限制。

然而明清以降，由于一些书中以讹传讹，把一些本来与“击壤”无关的游戏，也强拉在了“击壤”名下，从而使问题复杂化了。如清人周亮工《书影》曰：“秣陵（按：指南京）童谣，有‘杨柳青，放风筝；杨柳黄，击棒壤’。”接着对“击棒壤”作了解释，说：“《博艺经》所云长尺四者，盖手中所持木；阔三寸者，盖壤上所置木。二物合而为一，遂令后人不知为何物矣。阔三寸者，两头微锐；先置之地，以棒击之，壤上之木方跃起后迎击之，中其节，木乃远去。击不中者为负，中不远者为负，后击者较前击者尤远，则前击者亦负。其将击也，必先击地以取势，故谓之击壤云。”周亮工这种解释明显是不当的。

首先，童谣中所说的“击棒壤”不等于就是“击壤”。本文开头引述曹植《名都赋》诗中有“连翩击鞠壤”句，余冠英先生《汉魏六朝诗选》解释说：“‘击鞠壤’，蹴鞠和击壤，都是古传的游戏。鞠是毛球，玩时用脚踢。壤用两块木片制成，一头宽阔，一头尖锐，长一尺四寸，阔三寸。玩时将一块放在三四十步以外的地方，用另一块扔过去打它。”“击棒壤”与“击鞠壤”句式

结构完全相同，如果余先生的解释不误，那么它应该是两种游戏，即“击棒”和“击壤”，而不单是“击壤”。当然还有一种可能，就是古代人们把“击壤”当作“游戏”的“通名”，凡游戏均以“击壤”称，“击鞠壤”就是鞠蹴游戏，“击棒壤”也就是击棒游戏。

其次，从这一段文字介绍的游戏内容看，应是“击棒”而不是“击壤”。所谓“击棒”实则就是“打拔”。明末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卷二《春场》曰：“小儿以木二寸，制如枣核，置地而棒之，一击令起，随一击令远，以近为负，曰打拔。古所称击壤者耶。”这种用长短两棒，“一击令起，随一击令远，以近为负”的游戏，正是周亮工《书影》中所说的那一种，而不是邯郸淳《艺经》中所说的“先侧一壤于地，遥于三四十步，以手中壤敲之，中者为上”的“击壤”。

“打拔”和“击壤”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两种游戏本世纪五十年代在晋南乡间还很流行，笔者小时候就经常玩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先说“打拔”。“打拔”在晋南称作“打棒”，玩的方法与明人记载大略相同。比赛人数不限，赛前先备棒母一根，粗约见寸，长约盈尺；棒针一枚，长约二三寸，削如枣核形。同时在地上挖一槽形小沟。比赛时先共同商定一个标的，或50丈、80丈、100丈均可。然后各人将棒针放在沟楞上，以棒母击棒针尖端，令其腾空，乘其将落未落之际，再一击令其飞向远处。这样反复“一击令起，随一击令远”，直至“失棒”即击空为止，再另换人。当有一人累计达到约定标的时，称为“上堂”，比赛即告结束。然后各人以所得总距离排列次序，远者为胜。（详见附录一）

至于“击壤”，在晋南乡间则演变为“打缸”（又称“砸缸”、“叩缸”）。这种游戏是一对一的竞技比赛，参赛人数必须是双数。赛具系较为方正的半截砖，谓之“缸”，双方各执其

一。比赛时先划A、B、C三道线，每两线间距约为丈许。然后双方轮流将自己的“缸”立于边线C上，让对方站在A线和B线上，由远及近以各种姿势投掷（在A线上投掷时，可先掷过B线，然后借助于腿脚），将“缸”击倒。全部赛程共分八段十六节，每节均以击倒对方的“缸”为标的，最终以先完成全部程序者为胜。如果双方相持不下，还可适当增加比赛动作的难度。这种游戏不拘节令，春夏秋冬四时皆可，活动场所多在大道上或场院一角开阔地带。（详见附录之二）

将晋南乡间的“打缸”与邯郸淳《艺经》所载之“击壤”加以比较，可以看出，除“打缸”所用赛具为砖块，与“击壤”所用的木制履形的“壤”不同外，其余则完全保留了“击壤”这种古代游戏的特点，且程序更加详细完备。

或许有人要问：周亮工《书影》把“击壤”混同于“打拔”刘侗、于奕正《帝京景物略》认为“打拔”是“古所称击壤者耶”，那么，会不会“打拔”也是由上古的“击壤”之戏演变而来呢？笔者认为不能这样看，两书记载的错误似乎在于将“击壤”这一游戏的通名，误作为某一种游戏的实体，而这正是古人自误而又误人之处。今据上述两种游戏的具体内容来看，“击壤”的比赛方式是远距离投掷，以命中为标的；而“打拔”的比赛方式则是以棒相击，以飞远为标的。两者方式不同，标的各异，故很难说是同一回事。而且周书出在《帝京景物略》之后，书中对“击棒壤”的解说，或许就是囿于《帝》书的错误说法而陈陈相因，故都不足为信。

“击壤”之戏演变为“打缸”，其间大体经历过“掷砖”“抛堦”等几个阶段。

关于“掷砖”，《隋书》卷十五有一段记载：“煬帝不解音律，略不关怀，后大制艳篇，辞极淫绮。令乐工白明达造新声，创《万岁乐》、《藏钩乐》、《七夕相逢乐》、《投壶乐》……

《掷砖续命》、《斗鸡子》……等曲。”这里所说的《掷砖续命》以及《投壶乐》、《藏钩乐》、《斗鸡子》等，显然是为“掷砖”（击壤）“投壶”“藏钩”“斗鸡”等种种游戏所配制的乐曲。

由于砖古代又称为“墉”或“垛”，故到了宋代，“击壤”之戏又演变成为“抛墉”、“飞垛”，寒食节前后，人们常以此相与嬉戏为乐。明杨慎《丹铅录》曰：“宋世寒食有抛墉之俗，儿童飞瓦石以为戏，若今之打瓦也。……或云起于尧民击壤。”北宋诗人梅尧臣有《奉陪览秀亭抛墉》诗，另有《依韵和禁烟近事之什》诗云：“窈窕踏歌相把袂，轻浮赌胜各飞墉。”清代著名诗人赵翼《春兴》诗曰：“自笑童心未除尽，拔河抛垛尚能嬉。”可见宋元明清，“抛墉”“飞垛”之俗一直盛行未衰。

当然，由于时代及自然、地理环境等方面条件不同，由“击壤”衍变而来的游戏，所谓“抛墉”“飞垛”者，有的名字相同，而形式各异；有的则形式相同，而名字不一。例如：清嘉庆二十年版署“外方山人”笔记《谈征》事部“抛墉”条记述曰：“宋世寒食有抛墉之戏，小儿飞瓦石之戏也，……即今日俗所谓“撇老墉”也。其戏，儿童以瓦片裁成圆子，如钱大或如口杯大。或三四人，五六人不等。各先出一子垛于适中之地，名谓“老墉”。一人作“墉主”，令众人各藏一子于暗处。藏毕，墉主以手中子转向老墉击之，抛中者胜；如不中，许众人出所藏子击之，击中者胜，不中输。今多不用瓦石，竟以铜钱抛之。赌也，非戏也。另有清人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卷一“叶公墳”条记曰：“里人于清明时，天上放纸鸢，掷瓦砾于翁仲帽上，以卜幸获，谓之‘飞垛’。”看来同是源于“击壤”，在不同地区演变成为不同的游戏，其形式已经差别很大。不过“变”中亦有“不变”，其以“抛掷”“命中”为主要竞赛手段则没有变，因而依然保留着古代“击壤”之戏的最本质特征，仍是“击壤”之遗风。在此顺

便说明，上述“抛堦”之戏，今晋南乡间不传，而“飞垛”则与晋南所谓“撒瓦”“砸砖”游戏相类似。只是当地的“撒瓦”，标的不仅以翁仲帽为限，举凡墙壁、树干、土丘、坟包以及墓地的石碑、碑楼等，均可作为投掷的目标；时令也不以清明为限，随时随地都可以举行。仅此小有区别而已。

至于“击壤”之戏，何以在晋南称为“打缸”“砸缸”“叩缸”？这可能同古代“击瓮以和歌”的风俗有关。“缸”者，瓮也，“瓦器”。“打”“砸”“叩”，都是敲击以令发声的意思。在古代人们游戏时，往往是载歌载舞的，“击壤”当然也不例外。唐代诗人李泌《喜雨歌》就写道：“野洽如砥冰，途喧击壤讴。”宋代诗人范成大也有“谁知细细青青草，中有丰年击壤声”的诗句。所谓“载歌载舞”的“舞”，即是指跳、掷、旋一类形体动作；所谓“歌”，不仅指歌唱，而且包括“和歌”，即乐器伴奏。“和歌”的主要方式之一是“击瓮叩缶”以应节拍。

《史记》八七卷《李斯传·谏逐客书》：“夫击瓮叩缶，弹箏搏髀，而歌呼呜呜快耳目者，真秦之声也。”据此可知，“击壤”之戏的全部内容应该包括“击壤而歌且和”三个部分，而今日保留下来的只是“击壤而歌”（即“以壤击壤”的抛掷动作和“日出而作”的歌词），至于“和”（“击瓮叩缶”以应节拍）则不见了。同样道理，“打缸”游戏包括的全部内容应当是“叩缸而舞且歌”，而实际上保留下来的并非是这个游戏的“和”

（叩缸）的部分，而是“舞”的部分，至于“歌”与“和”则统统不见了。由此来看，“击壤”和“打缸”的命名方式并不一致：“击壤”以“舞”（动作）而命名，“打缸”则以“和”（伴奏）而命名。应该说，只有“叩缸而舞”同“击壤而歌”相结合，“叩缸”加上“击壤”再加上“歌”，才构成了上古“击壤”游戏的完整形态。

晋南地处黄河中下游，是华夏民族古老文化的重要发祥地。

史称所谓“尧都平阳，舜都蒲坂，禹都安邑”，都在这一地区。这里襟山带河，环境幽僻，民风古朴，至今犹然保留有许多上古文化的遗存。与《击壤歌》齐名的《康衢谣》，也起源于这里。

《列子·仲尼篇》说：“（尧）治天下五十年，不知天下治欤不治欤？……乃微服游于康衢，闻儿童谣云：‘立我烝民，莫匪尔极。不识不知，顺帝之则。’……还宫，召舜，因禅以天下。”这就是著名的《康衢谣》的由来。“尧都平阳”，即今天晋南的临汾市。至今临汾郊区还有一个“康村”，相传即是帝尧微服私访闻《康衢谣》的地方。由此可见，“击壤”——“打缸”之俗得以在这一带沿袭数千年而不衰，并不奇怪。

附录

一、“打棒”游戏比赛程式

晋南乡间“打棒”游戏，多在冬春闲暇时日，场所多在大道、场院等开阔地带。游戏参赛人不限，比赛方式大同小异，这里介绍的是其中一种。

（一）准备：赛前须备棒母一根，粗约见寸，长约盈尺；棒针一枚，长约二寸，削如枣核形。同时在地上挖一槽形小沟。

（二）确定标的：由参赛人员共同议定一标的，或50丈，或80丈，或100丈（每10丈称为“一泡”，故又称作“五泡”“八泡”“十泡”）不拘。

（三）确定参赛次序：每人分别将棒针放在沟槽里边，使棒针一端露出地面，以棒母“一击令起，随一击令远”。然后依据各人一次所击距离远近，决定正式参赛次序。

（四）正式比赛：甲将棒针横于沟槽之上，以棒母用力挑之，或置棒针于沟槽边上以棒母击之，乙站于对面三、四丈处防守，努力抓取棒针。如接住，则甲败退场，由乙继之，丙防守；如接不住，则甲将棒母横于沟槽之上，由乙站在棒针落地处，掷棒针击棒母。击中则甲败阵退下，由乙继之，丙防守；若未击中，则甲仍然“一击令起，随一击令远”，不断将棒针向远处打去，并在棒针每一落地处画上“×”号，这样一直打到“失棒”即击空为止。此时，甲可根据棒针飞落路线的总距离，向乙估要一个长

度。如乙认可，则记下来（可累计相加）；如乙不认可，则可以用棒母为尺，沿着棒针飞落的路线进行丈量。丈量结果达到甲所要长度，则据实记之；如未达到，则甲所要长度包括过去累计的长度，一并作废。然后由乙上场，丙防守，再从头开始新一轮比赛，程序亦如上述。这样一直循环不断，直到参赛人员中有一人累计达到预定标距，称之为“上堂”，整个比赛遂告结束，以各人累计长度来排定名次。

又，“打棒”（打拔）游戏不仅见于北方汉族地区，在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甚至在国外也有这种游戏。在湖南湘西土家族地区称之为“打飞棒”，六十年代还参加过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过表演。另外，1991年2月2日中央电视台《正大综艺》节目介绍尼泊尔的香格里拉风情，其中也出现了当地儿童玩“打棒”游戏的画面。可知这种游戏的范围是很广的。

二、“打缸”游戏的比赛程式

（一）

1.第一节：站于C线上，手掷砖过B线，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二节：站于B线上，手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（二）

1.第三节：站于C线上，两腿微蹲作骑马式，从两腿间掷砖过B线，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四节：站于B线上，两腿微蹲作骑马式，以手从两腿间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（三）

1.第五节：站于C线上，右腿提起，从右胯下掷砖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六节：站于B线上，右腿提起，从右胯下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（四）

1.第七节：站于C线上，左腿抬起，从左胯下掷砖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用左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八节：站于B线上，左腿抬起，从左胯下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(五)

1.第九节：站于C线上，左腿横抬，右手从左腿下掷砖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十节：站于B线上，左腿横抬，右手从左腿下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(六)

1.第十一节：站于C线上，右腿横抬，左手从右腿下掷砖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以左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十二节：站于B线上，右腿横抬，左手从右腿下掷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(七)

1.第十三节：站于C线上，两脚夹砖前跳一步，将砖送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十四节：站于B线上，两脚夹砖前跳一步，以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(八)

1.第十五节：站于C线上，以两腿膝关节内侧夹砖前跳一步，松开两腿，将砖送过B线，然后两腿相交，以右脚踢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；

2.第十六节：站于B线上，以两腿膝关节内侧夹砖前跳一步，松开两腿，以砖击倒对方的“缸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西省《运城报》编辑部

(本文责任编辑：毛华轩)